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
舅
的
梦
夜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白
銀
的
夢
夜



文學小說類 -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銀的夢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白夜 舅舅的梦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成时 郭奇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БЕЛЫЕ НОЧИ 》
《 ДЯДЮШКИН СОН 》

封面设计： 伍 端 端

白 夜 舅 舅 的 梦
Bai ye Jiujiu De Me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山 东 省 威 海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威海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7,000

书号10019·3763

定价1.10元

前 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杰出的作家。他出身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父亲由于职业关系，交往的大多是平民阶层的人，这种环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影响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发表后，立刻博得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别林斯基对作者在《穷人》里显示出来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当时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的抗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与秘密革命小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被捕，判处死刑。临刑前，沙皇尼古拉一世宣布减刑，改判处赴西伯利亚服苦役，期满后服兵役。一八五九年，他回到了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彼得堡后，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了《死屋手记》(1861—1862)，这本书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受到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的高度赞扬。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少年》(1875)以及最后的巨著

FN 54 122 w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特别是《罪与罚》，给他带来空前的声誉。

九年(1850—1859)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方面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使他积累了文学素材，使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思考更趋于深刻；另一方面，也使他远离俄国的先进阶层，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所发展，他的宗教情绪逐渐抬头，对沙皇专制制度采取了屈从的态度。而当时频繁发作的癫痫病又加深了他精神上的抑郁。此外，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各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欧洲大陆普遍的失望情绪，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想的幻灭，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思想危机，使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渐趋反动。他的复杂而矛盾的世界观，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使他的作品有了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性质。高尔基承认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在艺术表现力方面，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他媲美”，但谴责他的宿命论，他对人性中阴暗的、兽性的本质的夸大以及提倡“忍耐”、“顺从”等宗教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大师。他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苦难和感受的描写，其艺术感染力达到震撼人心的程度。他一生命途多舛，经济拮据，他的作品大多是在贫病交迫中为了打发债主和维持生活而匆匆写成，因此文字有时显得重复，啰嗦。

《白夜》(184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脍炙人口的中篇小

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一部分青年沦为不能有所作为的“梦想者”，“梦想者”的题材是作者喜爱的题材。《白夜》的主人公便是一个“梦想者”，他孤僻成性，因为他感到自己与充斥着鄙陋庸俗的利害关系的社会格格不入。娜斯晶卡是一个孤女，随着瞎眼的祖母度日。娜斯晶卡爱上了自己家的房客，两人在分手时相约一年后相见。娜斯晶卡在涅瓦河畔苦苦等待情人时，和“梦想者”邂逅，两颗寂寞的心相遇了，在四个白夜里相互倾吐衷肠，“梦想者”爱上了娜斯晶卡，但是她的情人突然来了，“梦想者”虽然痛苦，仍旧怀着感激之情况她幸福，因为她给了他“整整一段幸福的时光！难道这对人的一生来说还嫌短吗？……”“梦想者”身上的这些特点——精神的纯洁和爱情方面的自我牺牲，是作者笔下最可贵的主人公们所具有的特点。

《舅舅的梦》发表于作者服苦役回来后的一八五九年。女主人公莫斯卡列娃为了金钱、地位，设下圈套，要把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一个衰老而富有的K公爵。这个公爵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浑身——眼睛、腿、胡子、牙齿、头发——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同城的贵妇人们出于嫉妒，千方百计来破坏这门婚事。作者把这场斗争比做一场大战，女主人公俨然是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大将，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到头来，她一败涂地，只落得“一人留在她那昔日光荣的废墟和瓦砾之中。势力、声望、荣耀——全都在这一个晚上烟消云散了！”这部情节接近喜剧的中篇小说是

根据果戈理流派的传统创作的。书中对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及其矫揉造作,对他们的勾心斗角和卑鄙无耻,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作者本人对自己的这部中篇小说评价并不高,但批评家却予以好评,认为他继承和发展了果戈理的传统,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次

白夜.....	成 时译(1)
舅舅的梦	郭奇格译(73)

白 夜*

(感伤小说)

——录自一个梦想者的回忆

……抑或它之创造成形，是
为了和你的心灵
作即使是片刻的亲近？……

伊凡·屠格涅夫^①

第 一 个 夜 晚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这样的夜晚，亲爱的读者，只有在我们年轻时才有。星斗满天，清光四射，仰望夜空，你不由得要问自己，在这样的星空之下，难道还会有各种各样使性子、发脾气的人？这又是个年轻人的问题，亲爱的读者，十足是年轻人的问题，话说回来，但愿上帝使您在心里多问几次这

* 彼得堡地近北极圈，到了昼长夜短的夏季，几乎整夜都有北极光照耀，故有“白夜”之称。

① 引自屠格涅夫一八四三年的诗作《花》，原句是：“须知它的创造成形，是为了和你的心灵作片刻的亲近。”

个问题！……说到那些任性和各种各样好发脾气的先生们，我不能不想起自己在这一整天里良好的表现。打早晨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愁闷就开始折磨我。我突然觉得孤单，遭到大家遗弃，大家都不再理我。当然罗，谁都有理由问：这个“大家”指的是谁？因为我虽然已在彼得堡住了八年，可是几乎一个相识也没有结交上。我要结交相识干什么呢？没有相识，我对彼得堡全城也一样熟悉；正因为如此，当彼得堡全城的人都打点停当，突然动身去消夏别墅的时候，我有一种被大家丢下的感觉。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觉得害怕；整整三天，我在城里四处逛荡，心情十分阴郁，压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无论在涅瓦大街上走也好，到街心花园去也好，在河沿漫步也好，我看不到一张全年中在同一个地方在一定的时间内我惯常遇到的人的脸。那些人自然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们。我对他们非常熟悉，他们的面貌我几乎都仔细观察过，他们喜形于色的时候，我为之高兴，他们的脸罩上一层阴云的时候，我为之抑郁不欢。有一位老人，我和他天天在一定的时间在丰坦卡河边相见，我几乎可以说和他交上了朋友。他的面容庄重，若有所思，时时在低声自语，挥动他的左臂，右手拿一根有好多疤痕、镶着金头的长手杖。他甚至注意到我，和我心心相印。只要到了这个特定时间我偶然没有在丰坦卡河畔同一个地点出现，我敢肯定他会感到怅惘。就这样，我们有时几乎到了彼此点头致意的地步，每逢两人心情都很愉快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前些日子，我们有整整两天不曾见面，到了第三天相会的时候，两

人举起手来，准备脱帽为礼，亏得及时醒悟，才把手放了下来，彼此会心地擦肩而过。

我也熟识那些房屋。我一路走，每幢房子似乎都沿街跑上前来，所有的窗子都望着我，差点儿要说：“您好；您身体可好？我身子骨挺好，感谢上帝，到了五月我就要添一层楼。”或者说：“您身体可好？我明天就要翻修了。”或者说：“我差点儿烧个精光，这可真把我吓坏了。”如此等等。它们中间有所我宠爱的，有知心朋友；其中有一所打算今年夏天请建筑师来给它整治一下。到时候，我要每天特意去看它，不让它给整治坏了，上帝保佑！……不过我永远忘不了一座浅玫瑰色的小巧玲珑的屋子的事。这座石砌小屋真是迷人，它老是那么亲切地瞅着我，又那么高傲地瞅着它的傻头傻脑的邻居，每次我偶然在它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总是心里充满了喜悦。突然在上星期，我在那条街上走过，我看了看我那老相识，却听到一声悲切的呼唤：“他们要把我漆成黄颜色啦！”这伙坏蛋！野蛮人！圆柱也好，飞檐也好，他们什么都不放过，我的好朋友黄得象一头金丝雀。这一回，我差点儿大发脾气。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勇气去看望我被抹成中国龙袍的颜色、毁损了面容的可怜的朋友。

读者，这下您该知道我对彼得堡全城熟悉到了什么程度。

我已经说过，我心神不宁足有三天，才揣摩到它的原因。我在街上心里不好受（这不在，那不在，都到哪儿去了？）——待在家里也不自在。我苦苦思索了两个黄昏，我这

个角落里究竟短了什么？为什么我待在这里面这么不得劲儿？——我呆呆地望着我那熏黑了的绿墙，还有天花板，那下面挂着玛特廖娜非常成功地培育出来的蜘蛛网。我仔细打量我的全部家什，观察每一张椅子，心想：麻烦是不是就出在那儿（因为哪怕只有一张椅子不是在昨天放的地方，我就老大不自在）。我又看窗子，可这些全没有用……我一点也不比刚才轻松一些！我甚至想到把玛特廖娜叫来，冲着那蜘蛛网以及总的说来不整洁的情形用父亲的口吻训斥她一通，哪知道，她只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不回答便走开了，因此蜘蛛网直到今天还挂在原处，平安无事。最后，到今天早晨，我才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咳，还不是因为他们离开我，一个个溜到消夏别墅去了！请原谅我这话说得粗俗，不过眼下我的心绪，实在不想用高雅的词儿……因为彼得堡所有的人，不是走了，就是正动身上消夏别墅去；因为每一位雇一辆马车的外貌端庄的可敬的先生在我眼里立时变成一位可敬的家长，他在办完日常分内的事务以后一身轻松地回到自己家庭的怀抱，回到消夏别墅去；因为如今每个过路人都完全是另一副神气，仿佛随便碰上什么人都要说：“先生，我们只是顺路到这儿来的，再过两小时，我们就要回消夏别墅去。”只要有一扇窗子在纤纤的雪白手指叩击之后打开了，一位俊俏姑娘就会探出头来，叫唤一个卖盆花的小贩——我当时当地便感觉到这些花买来全然不是为了在郁闷的城市公寓中欣赏春光和花朵，而是很快大家都要带着这些花儿到消夏别墅去。再说，我在这种特殊的新发现方

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使我足以一眼就能正确无误地辨认出谁住在怎样的消夏别墅里。石岛和药房岛或是彼得高夫大道的居民在举止力求优雅、夏装讲究入时以及他们进城乘坐的华美的马车这些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住在帕尔戈洛沃以及还要远一点地方的人一眼便给人以通情达理和稳重自持的印象。到十字架岛去的游客可以从他们悠然自得的快活神气上认出来。如果我遇上一长列车夫，手里拿着缰绳在运货马车旁懒洋洋地走着，车上装着小山一般的各种家具、桌椅、土耳其式和非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以及其他的家用什物，而在这一切之上，在货车的顶巅往往端坐着一位年老力衰的厨娘，她押送东家的财产就象它们是她的心肝宝贝似的；或者看到几条船装着家用器具的重载在涅瓦河或者丰坦卡河上滑行，向着黑河或者那些岛上驶去，那末，这些货车和船只在我眼里便一化成十、化成百地增加。人人似乎都在动身出发，人人都在成群结队搬往消夏别墅；彼得堡全城似乎在发出威胁要变成一片荒漠，因此，我终于感到羞愧、委屈、忧伤；我无处可去，也无理由去消夏别墅。我乐意随每一辆货车，随每一位租用一辆马车的、模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走，可是没有谁，没有任何一个人邀请我；看来他们把我忘了，看来我在他们眼里其实是个陌路人！

我走得很远很久，因此我象通常那样，完全忘了我在什么地方，忽然我发觉已经到了城门口。一时间，我高兴起来，我跨过了拦路木杆，在庄稼地和草地之间走，忘记了疲劳，全身心充满了一种感觉，觉得象有一块沉重的石头从自

己心上落了地。过路人个个都亲切地望着我，几乎象是在跟我打招呼；人人都为了什么喜事高兴，个个都抽着雪茄烟。我呢，从来也没有象当时那样高兴过。象我这样一个似病非病的城里人，置身于城墙包围中，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出城，大自然给我的刺激是如此强烈，就象突然发觉自己来到了意大利一样。

春天一到，我们彼得堡的大自然焕发出全部生机，焕发出老天爷赋予它的全部力量，它吐出嫩绿的叶子，披上新装，点缀起姹紫嫣红的花朵，这其中有某种不可名状的令人荡气回肠的东西。……不知怎的，它使我想起一个病恹恹的瘦弱的姑娘，你望着她时而感到悲悯，时而怀着一种怜惜的爱，可有时你眼里压根儿就没有她这个人。然而转眼之间她突然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位难以形容的美人儿，而你在惊讶陶醉之余，不由得要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这双忧郁的、心事重重的眼睛放射出这样的火花？是什么使这苍白消瘦的脸颊现出了血色？是什么使这副温柔的面容洋溢着热情？是什么使得这胸脯如此起伏？是什么使这个可怜的姑娘的脸庞突然充满了力量、生命和俏丽，使它闪亮着这样的微笑，发出这样清脆悦耳的笑声？你环顾四周，想找出什么人来，你猜想……但是这一瞬间过去了，也许第二天你看到的又是那和以前一样若有所思、心神不属的目光，那苍白的脸庞，那在举止中流露出来的温顺和畏怯，甚至悔恨，甚至是某种由于片刻欢娱而引起的异常难堪的郁闷和懊丧的痕迹……你悲叹这一时的俏丽竟然这样匆匆地、这样一

去不复返地消失，她在你面前恍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你甚至来不及去爱她，为此你感到遗恨无穷……

然而我度过的夜晚却胜过白天！事情是这样的。

我很晚才回到城里，当我走向我的住所的时候，时钟已打十点。我走的是运河沿，一到这个时候，街上已杳无一人。不错，我的住所离市区很远。我走着，唱着，因为在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总给自己哼点儿什么，就象任何一个感到幸福而又没有朋友、没有至好相识可以在这个欢乐的时刻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的人一样。突然间，我碰上了一桩最最意想不到的奇遇。

在我那一边，站着一个女人，她倚着沿运河的栏杆，胳膊肘支在栏杆架上。她看去象是十分专注地望着那浑浊的运河水。她戴一顶讨人喜欢的黄帽子，披一块漂亮的大黑披肩。“这准是个黑头发姑娘，”我心里想。她似乎并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当我屏住呼吸怀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连身子都不动弹一下。

“奇怪，”我想，“她真是想什么想得出了神，”忽然我象是入地无根似的站住了。我听到了一声忍住了的哭声。是的，我没有听错，姑娘在哭，过了一分钟，啜泣一声又一声地传来。我的上帝！我感到一阵阵揪心。尽管我在女人面前畏畏缩缩，可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我转过身去朝她走了一步，要是我不知道“小姐”这个称呼在所有俄国上流社会小说中已经用过千百次，我准会叫一声：“小姐！”只是因为我知道，我才没有叫出来。可是就在我考虑用什

么词儿的时候，姑娘醒了过来，四下里望了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低下眼睛，一下溜过我身边，顺着河沿走去。我立刻在后面跟着她，可是她猜到了，离开河沿，越过街道，沿着人行道走。我没有勇气跨过街道。我的心象一只被人捕获的小鸟一般颤抖。突然间，一个偶然的机遇帮了我的忙。

就在人行道那边，离我不相识的姑娘不远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已经上了年纪，可是不能说他的步态是稳重的。他摇摇晃晃，小心翼翼地扶着墙走。姑娘飞也似的走着，匆忙而又胆怯，大凡姑娘们不愿意有谁自告奋勇在夜间伴送她们回家，走路总是这个样子；不用说，要不是我的命运指点这位东倒西歪的先生采取这种不正常的手段，他是决不会去追赶她的。

突然间，我的这位先生没有向谁说一句话，撒腿就跑，大步流星追起那位我不相识的姑娘来。她一阵风似的飞奔，可是这位稳不住身子的先生眼看要追上她了，已经追上了，姑娘发出一声尖叫——啊……谢天谢地，我的那根出色的遍体疖疤的手杖这一回正好在我的右手中。转眼之间，我已到了人行道那一面，转眼之间，那位无礼的先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考虑了那无可反驳的理由，不作声了，落到后面，直到我们已经走远了，他才用相当强硬的言词对我发出抗议。可是他的话，我们几乎已经听不见了。

“让我挽您的胳膊，”我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说，“这样，他就不敢再来和我们纠缠了。”

她一声不响，让我挽住她的由于激动和惊吓还在颤抖